



一口鱼冻 一口乡愁

□ 戚思翠

老伴一下夜班径直去了小湖市场买回几条小乌青(盐城老家谓之青鲲),我不解地问:“这小鱼刺多,有啥吃头?”他憨憨而笑:“你就不懂了吧,人老了,牙也不好,熬些鱼冻子吃,既好吃又有营养!”

剩菜通常令人头疼,蔬菜不必说,碧绿鲜嫩回锅后必是面黄肌瘦,肉菜呢,一炖再炖也多半皮松肉烂面目可憎。此时,鱼就显出它特有的魅力,“摇身一变”化为一道新佳肴,美其名曰:鱼冻。《左氏春秋》里有“方食鱼飧”,“鱼飧”就是鱼冻。由此可见,鱼冻子历史悠久。

小时候,老家河网密布,鱼虾特多,大到鲢鱼、青鲲、乌鱼,小到刀子鱼、鲹苗子、昂刺鱼,应有尽有。河码头上,随意用手摸一摸、用淘箩子兜一兜,就能捞到许多罗汉狗子、鳑鲏鱼以及小虾小蟹等,更别说张网、扳罾、打簖、罱泥之类了。逢年关冬闲,家家户户都少不了出鱼塘。说是鱼塘,其实就是平时在河边圈个小塘,放进一些树枝稻草等杂物,这

里便成了鱼窝。出鱼塘时,照样能捕到几十斤甚至上百斤的河鲜。

母亲将大鱼腌成咸鱼,小鱼晒成鱼干,剩下的杂鱼放在大铁锅里熬煮。烹调时采用红烧重味;喷酒去腥,加姜葱辣椒、红酱油(谓之糖色),临出锅再放上芫荽味精,撒上蒜叶。鱼块装个几大碗,鱼汤盛个两大钵,由于天寒地冻,出锅不久便成鱼冻。鱼冻琥珀色,晶莹剔透,温润撩人。一闻,鲜香扑鼻,令人垂涎欲滴。鱼冻入口,即刻消融,唇舌先是感受到那一缕冰,继之以滑,然后是弹,马上变软,再后,美味在口腔中弥漫开来,妙不可言。吃个十天半个月,都不会变质变味。

有一年夏天,村里有家儿媳妇“害喜”严重,数日茶饭不思,滴水不进,人面黄肌瘦,骨瘦如柴。婆婆看在眼里,疼在心头,好不容易从媳妇嘴里得到一句话:想吃鱼冻子。可那个年代,全村200多户,没有一家有冰箱,大热天怎么做鱼冻呢?但聪明的婆婆很快做好

了鱼冻子,媳妇一下吃了两碗饭。原来婆婆将煮熟的鱼汤放到井底下冷却了。后有多人效仿。改革开放后,农村人也有了冰箱,想吃鱼冻,随时都有。

几年前,在苏州吃“全鱼宴”,其中有一道菜就是鱼冻子。店家说是用青鱼鳞制作的,功夫了得,需经繁琐工序,反复熬制而成。鱼冻边上放有葱花与酱料,蘸着吃。这鱼冻的制作方法与色相都与家里的不一样,尤其晶莹剔透,口感则是爽滑Q弹,是很特别的美味。

还有一次,回故乡盐城,正夏日炎炎,与三五要好的同窗在小镇某土菜馆小酌,席间竟有道菜令一帮60后饕餮大呼小叫起来:“哇!鱼冻子!鱼冻子!”随后各自的筷子、勺子一起向那鱼冻子风卷残云而去。我也手疾眼快,搛得几块鱼冻子尝了,果然是久违的味道,就是儿时母亲做的那种杂鱼鱼冻子啊,这才是人间至味,有乡情味道,更有母爱味道。我吃着鱼冻子,真是一口鱼冻,一口乡愁。



燕回 钱新明

一个农民儿子的“回忆录”(四)

□ 王胜华

年度征兵工作结束了,始料未及的是我又被领导安排到了乡里的编志办,参加编写《湖塘乡志》的工作。主编给我安排了工业篇、财贸篇和一部分人物篇的采编任务,那段时间可以说是夜以继日,车(自行车)不停息,白天了解情况,晚上伏案编写,每天都是凌晨一点后睡觉。

那时手头的档案、资料不足,只能走遍各个乡村、工厂和商店,找遍相关知情人士。那年头通讯不便利,有时要去三四次才能找到人,人家有事、没时间常常让我吃了闭门羹。但我们也没有理由去计较人家,只能坚持“只要功夫深,铁杵磨成针”的理念,靠着磨劲、耐劲不断克服种种困难,解决了一个个难题。终于,我通过一年多的努力,完成了主编交办的任务。

在编写过程中有这样的一些人和事,至今让我记忆犹新:

编志过程中,我们到上海拜访了解放初期上海四大名导演之一、电影《雷锋》导演、时任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的吴仞之教授。80多岁的吴老一口乡音,据说他捐给母校常州史家弄小学5000元,当时正赶上他儿子结婚,吴老只支援了儿子200元,这样的境界令人敬佩。他很乐意为《湖塘乡志》题词:“漫谈今古数历代英豪未输文采,纵论湖塘纪故乡风貌如此多娇。”后来他还接受了我们的邀请,回到家乡看看。我们还拜访了出生于郑陆的书法大师承名世,他也热情地

为《湖塘乡志》题写了书名。

在上海,我们还拜访了享有业余考古学家美誉的湖塘籍实业家陈松茂,听他讲述了他的风雨人生。当年,他和七君子都交情甚笃。他带我们欣赏了乾隆皇帝的对联,张大千、齐白石的画,英国女王送给他的白玉台灯罩……

返回时路过苏州,我们想拜访一下时任苏州军分区司令员的汤策,新中国成立前,他在淹城一带打过游击,结果因出差未见着。到苏州已经很晚了,我们只能住一晚上。没想到的是,汤夫人陪同我们找了一大圈,也没找到一家还有空房间的旅店。后来实在走不动了,就在一家旅店大堂里,将两张八仙桌拼在一起,我和同事就这样睡下了。

最值得欣慰的是,在《湖塘乡志》快要付印前,我们找到了李公朴女婿王健的通讯录。抱着试试看的想法,我写信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史良的秘书,烦他转请史良为《湖塘乡志》题词。很快就收到了回信,打开一看,大家都万分激动,史良亲笔题写:“物华天宝,人杰地灵。”

现此稿存放在位于青果巷的史良纪念馆内。

史良逝世后,我写了一篇《痛悼史良》的千字文章,发表在当时的《常州日报》。

1983年秋,随着《湖塘乡志》送稿去泰州印刷厂付印,整个编志工作也随之结束了。

绝胜烟柳画春光

□ 李虎驼

立春是一年中的第一个节气,大约是每年公历的二月初。立春不等于春天已经到来,早春时节寒冷依旧,万物仍处于休眠状态。百卉争艳,满园春色的真正春天应在公历的四月初。梅花开得稍早,三月上旬就有花蕾了。梅花吐蕊,象征着真正的春天就要来了。梅开在料峭的早春,她不畏风霜、不惧严寒的生命特征,被人类拟人化后,提高到了精神品格的高度,也使她获得了“花中四君子”之一的雅号。

除梅之外,人类赋予精神品格的树木花草还有许多:如松,铁杆虬枝、扎根危崖,任凭烈日暴雨、风雪雷电的摧残侵蚀,仍傲对苍穹、岿然不动;莲,出淤泥不染;竹,形毅节不改;菊,抱香枝头,凋不落瓣。他们的生命特征,象征人类不屈的抗争精神。而枝条柔软、随风摇曳的柳,缺乏这些精神。诗圣杜甫写过这样一首诗:“肠断春江欲尽头,杖藜徐步立芳洲。颠狂柳絮随风舞,轻薄桃花逐水流。”杜甫贬柳,说它轻浮癫狂,可能是因为朝廷奸佞当

道,言路闭塞。不过是借柳说事,指桑骂槐。

再说梅花备受青睐的另一个原因,是她开在百花之先,传递了春天的信息,客观上起着报春作用。而《九九歌》里说“五九六九,河边看柳”,又说“春打六九头”。也就是说,五九还在冬季,可见柳树在冬末就已返青,用不了多久,鹅黄嫩绿的新叶,就会出现在柳树的枝条上。如果说,这也是在传递春天的信息,那么柳树报春要早于梅花。

红和绿是春天的主色调。桃红柳绿,意味着柳和桃平分了天下春色。身居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,在诗中写道:“最是一年春好处,绝胜烟柳满皇都。”他是想告诉大家,柳树不仅报春,而且是以绝胜烟柳的葳蕤磅礴,装点着无限春光。“碧玉妆成一树高,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,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柳和春天结伴而来,柳枝随风摇曳,其轻盈、婀娜的姿态,塑造了“弱柳从风舞”的景观。“梨花风起正清明,游子寻春半出城。日暮笙歌收拾去,万株杨柳属流

莺。”柳树给春天带来了活力。

俗话说:“有心栽花花不开,无心插柳柳成荫。”柳不嫌土地贫瘠,不挑环境好坏,落地生根、随遇而安也是一种精神,同样值得赞美。暮春时节柳絮吹面,随风飞舞,白蒙蒙一片,分不清是杨花如雪,还是飞雪如杨花。韩愈在其《晚春二首》中写道:“杨花榆荚无才思,惟解漫天作雪飞。”看来韩愈只喜欢葳蕤磅礴的绝胜烟柳,不喜欢自由自主、不受约束的杨花。不过也有人认为,不惧风吹落的杨花,随心飞舞、不受羁绊,恰恰是不跟风随俗、独立自主的行为。这个赞柳的人是大唐诗人吴融。他在一首诗中写道:“不斗秾华不占红,自飞晴野雪濛濛。百花长恨风吹落,唯有杨花独爱风。”

对柳的褒贬,显示了人们看待世界的不同角度。我以为这个世界既需要松柏的不屈精神,也需要落地生根、随遇而安的柳树精神。就如红和绿是春天不可或缺的两种颜色,只有红没有绿的世界,人们反而会觉得单调。